

建构与否定的博弈

德勒兹和阿多诺的差异逻辑比较

吴静 著

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建构与否定的博弈

德勒兹和阿多诺的差异逻辑比较

吴静 著

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构与否定的博弈：德勒兹和阿多诺的差异逻辑比较 / 吴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6

ISBN 978 - 7 - 5203 - 0952 - 3

I. ①建… II. ①吴… III. ①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 (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1925 - 1995) —逻辑学—研究②阿多诺 (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1903 - 1969) —逻辑学—研究 IV. ①B565. 59②B516. 59③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030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张 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08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德勒兹与鲍德里亚现代性批判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13CKS032）的部分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

德勒兹和阿多诺是 20 世纪尤其是战后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哲学家。本书是二人哲学中的差异逻辑思想的一个比较研究，主要着眼于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哲学家是如何试图挣脱同一性的基始性以及他们追求自由与创新的方式。这正是他们所共有的差异逻辑。但在两位哲学家那里，这种共同的逻辑被表现为两种相反的方式：德勒兹的积极的建构主义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本书认为这一区别源于他们对于差异概念的不同理解。对德勒兹而言，差异是一个本体性的自在存在，它如同尼采的永恒回归一样不断地重复；而阿多诺则认为，差异是拒绝和解的、否定性的非同一性或矛盾。这一区别贯穿了两位哲学家思想的每个方面。本书旨在揭示德勒兹和阿多诺哲学的异同，并探究造成这些异同的根源所在。

目 录

引论 为什么是德勒兹 vs 阿多诺?	(1)
第一节 德勒兹及其哲学	(6)
第二节 阿多诺及其哲学	(11)
第三节 德勒兹和阿多诺比较研究的可能性空间	(16)
第四节 研究方法策略	(21)
第一章 反辩证法 vs 辩证法: 与本体论的抗争	(25)
第一节 德勒兹的反辩证法: 存在的单一性	(26)
第二节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	(41)
第三节 肯定与否定的角力	(48)
第二章 先验的经验主义 vs 历史经验主义: 消失的 主客体对立	(60)
第一节 德勒兹的先验场域的构建	(66)
第二节 阿多诺的客体的先在性	(74)
第三节 被建构的主体性	(80)
第三章 差异 vs 非同一性: 反对同一性	(88)
第一节 德勒兹的自在差异	(91)

第二节	阿多诺的非同一性·····	(103)
第三节	内在的差异性：反对表征主义·····	(112)
第四章	块茎与星丛：新型的生产方式·····	(119)
第一节	块茎：意义场的构建·····	(120)
第二节	星丛：非同一性的乌托邦·····	(131)
第三节	关系：生产的力量·····	(139)
第五章	肯定的建构主义 vs 瓦解的逻辑·····	(150)
第一节	德勒兹的积极建构·····	(152)
第二节	阿多诺的瓦解逻辑·····	(159)
第三节	如何实现内在差异性？·····	(170)
第六章	寻找自由的出口·····	(179)
第一节	德勒兹：进取的自由·····	(185)
第二节	阿多诺：美学自由的救赎·····	(195)
第三节	通向自由的逃生口：自由从哪里浮现？·····	(207)
第七章	自由的局限：永恒的总体化·····	(212)
结论	对现代性的反思·····	(233)
参考文献	·····	(240)

引 论

为什么是德勒兹 vs 阿多诺？

差异逻辑，是后现代反思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无论是在哲学、文学、音乐、电影甚或政治领域中，尊重差异、容忍差异甚至凸显差异已经成了对作品甚至制度本身是否具有“时代精神”的某种衡量。我小心翼翼地将“时代精神”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不能确定所谓后现代是否真的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被标注出来。即使是，我也无法知道它的分水岭在哪里。而且，即使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世界中，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使得历史的分层复杂而妖异，需求也是如此的大相径庭。谁需要差异？需要什么样的差异？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以土地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和以市场为主导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理念和需求迥然相异，文化上对差异的重视和政治上对差异的容忍也是极端不同的两回事。而这些本身，又构成了差异逻辑布展的一些侧面，更不去谈大众小众的问题。好吧好吧，我不得不承认，我在本书的开始处实在是说了两句似是而非的废话，而这就是喜欢做结论式断言的坏处。这两句废话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强调差异在今天的重要性。当然，我完全可以换一个更好的开始，但我选择这样做的原因其实是想更真实地表达我在对差异逻辑进行总结方面的困难，而这也正是差异文化研究的内在的矛盾所导致的。当我逐渐学习开始不那么快地做结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完全可以更多地去享受异彩纷呈的可能性空

间，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开始呢。

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一直缺乏对差异的理论性认可，或者说，是缺乏欣赏和理解差异的雅量。从本体论层面的“万宗归一”到政治理想层面的“天下大同”，无不将那个终极的“一”与“同”视为本质性的真实与美好。从文化史上来看，唯名宗与唯实宗的论战，“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争论，“大学”与“小学”的争论，任何时候都不失为争夺一个话语权的“一”而进行的战斗。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话语权的确定所带来的权威性与政治上的企图息息相关，而这本身又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选拔体制相关。这同时也决定了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对排他性的“一”的追求高过了一切。差异，要么被置于任人遗忘的小角落中腐烂发臭，要么在“一”的大棒下被摒弃或湮没。于是，当我们乍然间要面对今天大张旗鼓的差异的文化的时候，内心难免会战栗地询问：“这个，真的可以有吗？”

那么，差异是什么呢？是“一”的轰然倒塌？是费耶阿本德说的“怎么样都可以”？是无理性的混乱？还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纷杂？擅长辩证思维的齐泽克在《因为它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书中指出，差异性（differentiality）的关系指的是一个术语的显在（presence），即是其反面的不在场（absence）。^①这个看起来拗口的语词游戏重复的不过是关于对立的另一种说法。齐泽克以白天黑夜为例说，黑夜所意味的其实不是黑夜的在场，而是白天的不在场。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解读差异，就必然导致如下的结论：差异所能代表的是作为其对立面的同一性的不在场。这种过于简单武断的二元论显然不符合差异的真实状况，而这其实也正是齐泽克本

①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8页。原文为：“差异性（differentiality）说明了一种更为精确的关系：其中，一个术语的对立面，其显在（presence）的反面并非是另一个术语，而是第一个术语的不在（absence），即其铭写位置的虚空（void）。 ”

人所批判的“颠倒说”的状况。^① 差异与同一性之间从来就不是一种对称性的关系。^② 因而尽管作为同一性逻辑的对立面，差异所挑战的并不是同一性的在场，而是它的基始性（primacy）。换言之，差异哲学家或差异文化倡导者所希望实现的并不是一个“一”完全缺席，只剩下“差异”群魔乱舞的景象。相反，他们是以差异作为武器，提起了对“一”的独裁的抗议和斗争。抗议的结果不是将“一”从肉体到精神完全消灭^③（暴力革命的模式往往如此），而是请它退居到它应有的位置上，使原先被雪藏的差异走到台前。差异既不是多元化的现象，也不是差别的存在，而是最大的可能性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被认为是解放了意志或欲望。

对“差异”这个语词的熟悉和亲近成功地在战争的苦痛和创伤之后制造了一个群体的归属感。或者至少这是德勒兹和阿多诺的理想。因为差异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反对，而是反思，反思被我们的理性和规则重创并扼杀了的一切异质性。反思是对既定的不断挑战。这种反思，不仅仅来自于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飘出来的咖啡的香气，更是脱胎于二战和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沉重的血与火。尽管这两种话语情境离今天的中国现实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我们也许很难想象这种噬骨般的切肤之痛。但这个主题所延伸出来的维度却是我们在今天全球化的现实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当资本逻辑随着工业文明以及附着于其上的社会机制的出现而逐渐展开的时候，差异，是一种自慰还是自矜？或者说，它在什么意义上才具有

① 齐泽克援引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基督教关于来世设想的“颠倒的世界”中的双重倒置的分析。他以《格列佛游记》中的侏儒国和人一马岛为例指出，这种倒置的幻象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现实的一种镜像（mirror-image），同时也表达了主体的象征性认同（symbolic identification）。

② 在第一章的结尾处我对齐泽克对德勒兹的批评的反驳也正是建立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

③ 何况，作为人类理性基础和法则的同一性与人类思维本身同生共死，以理性消灭同一性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抛弃理性，回归非理性，即便可能，也必将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了真实的抗争态度？

本书是对德勒兹和阿多诺哲学中的差异逻辑思想进行的一个比较研究，其主要关注点是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哲学家是如何试图挣脱同一性的基始性以及他们追求自由与创新的方式。这正是德勒兹和阿多诺所共有的差异逻辑。该研究通过对应比较的方法，试图清晰地呈现德勒兹的肯定的建构主义相对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实践意义上的积极性和局限性，以及他们各自的差异哲学的意义和局限性之所在。众所周知，德勒兹和阿多诺是 20 世纪尤其是战后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同时涉及了哲学、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不过，由于他们的根本立场和方法论的不同，二人的哲学思想不但呈现出迥异的态势，更在很多方面背道而驰。但我认为，德勒兹和阿多诺的这种相异仅仅相当于硬币的两面；在另一些方面，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甚至连他们的抗争模式都有相类似的地方。有趣的是，这种极度的“异”和“同”之间不但不是断裂的，反而存在着内在联系。通过对这两位哲学家的解读，我发现，德勒兹和阿多诺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的哲学中都蕴含了对同一性原则进行批判的“内在差异”这一命题。^①同时，他们也都力图寻求冲破现代社会局限的方式。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同一性原则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差异最终归结为某种同一性，从而导致了全方位的等级秩序的出现。德勒兹和阿多诺都对这种现象提出了

① Nick Nesbitt 在论文《否定的放逐：德勒兹、阿多诺和内在差异伦理》（The Expulsion of the Negative: Deleuze, Adorno, and the Ethics of Internal Difference）中提出了该命题。他认为，在德勒兹早期著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内在差异”（internal difference）命题，支持了其所主张的另一个命题——批判的构成性主体性。我赞成这一观点。但是，我不同意 Nesbitt 的另一观点，即德勒兹是通过排除否定性以否定的方式来实现“内在差异”的。相反，我认为德勒兹一直是以肯定的方式来进行的。而对于阿多诺而言，虽然他从没有在字面上使用过 Nesbitt 所说的“内在差异”一词，但他的“非同一性”（nonidentity）在反对同一性的基始性角度上与“内在差异”是一致的。

抗议，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将差异错误地置于从属性的地位^①，并力主重新考量差异与同一性之间的关系，恢复前者的基始地位。此外，两位哲学家还将这种“异”“同”关系的理论讨论引入到对历史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上，深刻地揭露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深层禁錮，并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角度探讨了在单一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实现自由的可能性问题。但是，尽管德勒兹和阿多诺二人都主张“内在差异”这一共同逻辑，但由于在几个基本方面的异议，使得他们的理论推演和结论差别甚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针锋相对的。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内在差异逻辑是如何发展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的，即德勒兹的肯定的建构主义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的研究正是旨在揭示二人理论的共通性（“内在差异”逻辑）和差别（方法论和结论），并分析这些产生的根源。另外，使我更感兴趣的是德勒兹和阿多诺将对创新条件的分析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联系起来，同时探讨了在全面总体化的社会中实现根本创新是否可行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指向在被管理的世界中自由是否可能的伦理学追问。为了达到该研究目的，我从两位哲学家对辩证法和方法论的不同态度着手，对其各自哲学中的两组核心概念——“差异”（difference）和“非同一性”（nonidentity）、“根茎”（rhizome）和“星丛”（constellation）——分别进行了比较。我之所以将这两组概念放在一起，原因在于我认为它们准确地表达了德勒兹和阿多诺哲学的共同点和分界点：第一组概念（“差异”和“非同一性”）阐明了两位哲学家对内在差异的定位和理解；第二组概念（“根茎”和“星丛”）提

① 在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哲学史中，差异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在柏拉图那里，差异是分享了“共相”的具体事物；到了亚里士多德则变成实体的属性；康德认为经验世界的现象是具体的差异；而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差异则体现为异己的他者。

出了创新的模式。在该比较的基础上，我力图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出发来比较德勒兹的肯定性和阿多诺的否定性以探索如何面对现代社会中的自由议题。

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有一个问题是我不得不回答的，即什么是德勒兹和阿多诺，而不是其他关注面更广的当代哲学家？或者说最初是什么引起了我对他们的关注？不对这两个问题给出合理的答案，就无法谈及该研究的正当性和意义。毕竟，他们不是我随手从哲学家名录中抽取的。事实上，我也确实无法用两句话来给出一个言简意赅的解释。于是，我不得不选择了一个有点费力但却直接的入口：从他们的其人其学开始。这也正是导论的前两节的内容。之后，在导论的第三部分“对德勒兹和阿多诺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中，我将回到上面的问题。

第一节 德勒兹及其哲学

近20年来，吉尔·德勒兹^①的哲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响，并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和革命性的哲学家

①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并在巴黎度过了其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德勒兹于1944年进入索邦大学学习，他的老师中包括了当时的几位著名的哲学史专家：让·希波利特（Jean Hyppolite）、乔治·康基莱姆（Georges Canquilem）、费迪南·阿尔吉耶（Ferdinand Alquié）以及马里斯·冈迪亚克（Maurice de Gandillac）。此外，德勒兹在大学期间对萨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此基础之上，当他的同时代哲学家纷纷青睐黑格尔的时候，德勒兹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沿着斯宾诺莎和尼采所开辟的非理性哲学传统继续前进。这使得他的哲学呈现出反黑格尔和反辩证法的特点。德勒兹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他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对一些现代哲学家（尼采、博格森、斯宾诺莎等等）进行研究的专著。在他眼中，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是对传统的理性哲学的反抗。1969年，德勒兹遇到了精神分析学家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之后，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专长以及视角出发，合著了大量的文本。其中，两卷本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被认为是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代表作。在第一卷《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创造性地提出了“欲望生产”的概念，对马克思的四种生产方式说进行了重新诠释。德勒兹的研究涵盖了哲学、精神分析、文学、艺术、电影等多个领域，代表著作有《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褶皱》《电影》（两卷本）等等。

之一。从 50 年代早期直到 1995 年去世（死于自杀），他本人单独撰写并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合著了大量的文本，这些著作的涵盖面十分广阔，几乎涉及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分析、电影、文学以及绘画各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早期著作《差异与重复》（1968）与《意义的逻辑》（1969）被认为是对其哲学的系统阐述。在德勒兹作为哲学家的生涯中，有一个时间点具有特别的意义：1969 年。在这一年，德勒兹与左派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家费利克斯·加塔利相遇，从此，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开始合作，开辟出了另一片洞天。其中，两卷本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即《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被认为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独特之作。从这些作品的轨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德勒兹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关注点的变迁：他早期的著作大多是关于哲学史的，晚期著作则集中在批判哲学和非传统性的文艺批评领域。如果我们把德勒兹早期关于某些特定哲学家^①的专著看作一部有选择地建构的哲学史的话，那么他的这一系列围绕着不同概念（如差异、重复、意义）而写就的文本则可以被当作他整个理论的基本框架。当我这样说的时侯，其实已经默认了一个事实，即德勒兹的前后期思想是连贯统一的，不存在断裂，至少在主要问题上如此。因为尽管他的兴趣庞杂，著作涉猎范围极广，但在我看来，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如何创新。对德勒兹而言，真正的新才有可能唤醒思维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表现和认可的力量，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它可以促使思维运动起来从而赋予它鲜活的生命力。在详细展示了其差异理论的《差异与重复》一书中，德勒兹将差异界定为个体中内在的、基本的因素。不同的个体由无穷的差异组成，这些差异构建了一个具有

^① 这些哲学家包括斯宾诺莎、尼采、莱布尼茨、休谟、伯格森和福柯。根据德勒兹本人的解读，斯宾诺莎和尼采将哲学理解为一种解放的方式，这对于追求创新至关重要；莱布尼茨肯定了世界上存在着无穷的差异和变化；休谟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主体的形成问题；伯格森最大的哲学贡献在于他的多样性概念；而福柯则建立了自己具有挑战性的欲望和权力理论。

无限的创新潜能的开放平面。新即是变，是不同，是（新的）差异。新在这里也意味着产生变化的能力；它本身是不同的力之间相遇和改变的结果。正是这种固有的改变的能力使每一个存在（也即德勒兹的生成）作为差异而存在。但新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在德里达看来，就是由他者的侵入所造成的绝对的相异性。^① 对于德勒兹而言，新的质素是在上述的开放平面内由肯定性的异质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这两者其实是一种意思，它肯定了新作为一种与原有完全不同的异质存在。在德勒兹那里，这种他者或异质元素是以虚拟的界外形式出现的。^② 与这种开放性相反的是辩证法的封闭螺旋，这种螺旋的伸展只朝向单一的方向。

探究德勒兹一生的研究经历，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传统哲学史的距离是怎样一步步地变远的。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早期的哲学家专题研究就是他与正统的形而上学所做的最初的斗争。对德勒兹而言，旧式的形上哲学妨碍了人类的思维交流。这是因为，作为传统的形而上学之基础和最大特点的本体论正是一切存在归结为一种基始性的同一性，而忽略了差异的意义。在《差异与重复》一书的开始之处，德勒兹就立场鲜明地表示，自己的兴趣在于要找到一种与亚里士多德模式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差异。他认为，传统的哲学构架以各种不同层级的同一性为基础，对概念进行层级分类，迎合了构建概念性的等级体系对于连贯性的要求。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当人们思考差异的时候，思考的总是个别的、特殊的差异，而后者这种表面上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讲是从属于某种特定的同一性的。“异”是“同”之上的“异”；缺少了共通性（“同”），一般

① [法] 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59 页。

② Alan Badiou 赞同界外（the outside）对于思维的创新作用，但不同意德勒兹对虚拟（the virtual）和现实（the actual）的两分。他认为不存在任何的标志或标准可以将这两者区别开来。关于这一点可以见他的《存在的喧嚣》（*The Clamor of Being*）中的“虚拟”一节。

性个体之间的“异”就失去了其意义。而当思维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时候，实际已经被禁锢在所谓的“表现模式”（the pattern of representation）之中了。德勒兹努力与这种表现模式相抗争，他走出了一条相对于当时或多或少追随了黑格尔传统的思想家来说更为非典型的道路。^① 对于德勒兹而言，他所要与之抗争的不仅仅是黑格尔，而是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整个哲学史即“逻各斯”的历史。理性哲学传统的基础在于既定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reason）哲学和国家（state）是同源且相互联系的，因为无论是哲学史还是国家都是理性本身的产物，而诸如普遍性、方法、认知和意义等的概念都是理性的衍生物。因此，整个理性哲学史忽略和屏蔽了一切外在于逻各斯的思想，成了一部意义的历史，这种历史本身正意味着同一性的极权主义。当我们使用“历史”或“语言”这样的概念时，我们首先意识到的是履行手段的权力，并且“历史”或“语言”在本质上都要求抑制性。换言之，“历史”或“语言”要有意义，首先就必须以一种有秩序、有组织的连贯方式来思考它，缺少了这一要素，历史就只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现象的堆积，而语言也充其量是一堆无意义的呓语。因此，对于连贯性和一致性的要求也就影射了某种同一性逻辑。德勒兹所要做的不是彻底摒弃这种必要性，只是他认为，对同一性地位的无限抬高压制了对差异的重视，使其沦为次要的因素，也因此扼杀了创新的可能。他提出，主流的哲学史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是权力的代理人在哲学中甚或是在思想中的体现。这种历史地形成的思想映像因其局限性而造

①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哲学界开始对黑格尔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三H（Hegel, Husserl and Heidegger）理论盛极一时。该时期更是一个“黑格尔=马克思”的时代。众多的学者们致力于将黑格尔与马克思一体化的建构，其中以考杰夫的“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影响最为深远，即通过马克思的观点来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诠释。这种理论建构上的取向在今天（无论是从现象学还是解释学的立场）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在这里，马克思成了一个棱镜，它将经由它折射出的黑格尔的映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也因此，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辩证法的革命意义被拔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

成了人们在思考上的匮乏。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思想的匮乏归咎于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归咎于辩证法。

正因为如此，德勒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尼采和哲学》中，他将辩证法贬斥为一种拙劣的诡计，指责它通过否定这一步骤遮蔽了差异的肯定性因素，从而将整个生成过程置于同一性原则之下。因为差异不断地通过否定之否定而被转化为同一，并且，这种差异所指向的是与同一完全相反的极端的不同，这事实上只是真实差异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预设前提下，原本对立的两端经过关键性的综合，克服了原先的对立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否定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将差异简单化。这正是辩证法的秘密和力量所在。换句话说，否定通过设立否定之否定的中介（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扬弃”）将自在的差异消解并同化，从而形成了辩证法的无尽循环。因此，在德勒兹看来，尽管辩证法也谈差异，但是始终是将其置于次要的从属地位。差异，在辩证的螺旋式运动中是要被“扬弃”（sublation）的。虽然“扬弃”一词已经被辩证法学家们赋予了所谓的积极因素，但它作为一种整体的消解作用，其否定意义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德勒兹指出了这种以否定性的思维模式来处理异同关系的错误。他提出，在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中，它自身的力所起的作用并非否定其他非我的存在，而是肯定和强调其作为特别个体的差异性，而这种作为本体性存在的差异，才是肯定性的自在的差异（difference-in-itself）。

除了理论层次的批判之外，德勒兹还把他的注意力投向了现实生活。他批评现代社会在各方面对差异的压制，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人的异化：人及其思维的开放性被极大地剥夺。而现实本身从本质上来说变化与差异的不断流动，这些变化不断地对既定秩序形成冲击和颠覆。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去深层地挖掘我们的能力所及——尽管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它的方向和终点是什么，这也是通向